



世界文学名著电影连环画

*Picture Books of Films from World Literature*

# 孤星血泪

查尔斯·狄更斯 / 原著

白雪 / 改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电影连环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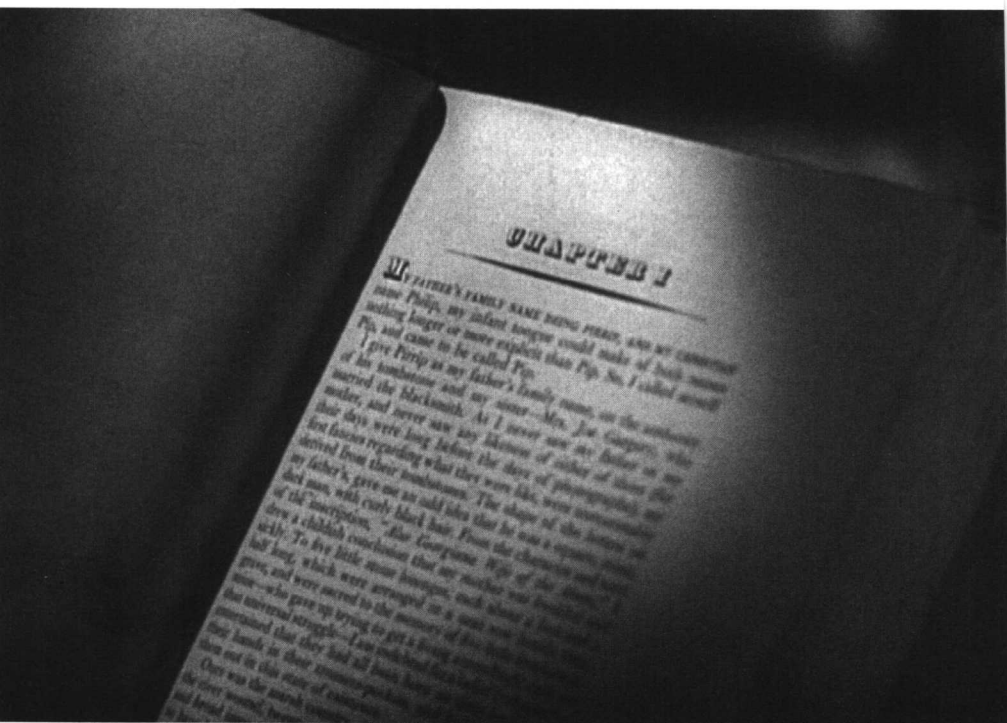
*Picture Books of Films from World Literature*

# 孤星血泪

查尔斯·狄更斯 / 原著

白雪 / 改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我的父亲姓匹瑞普，我的名字叫斐理普。我在小时候把姓和名连在一起就念不全了，总把自己念成匹普，所以，别人也都叫我匹普。我既没有见过亲生父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肖像（因为他们那时候离拍照还远着呢），我是靠姐姐抚养长大的。姐姐嫁了个名叫乔·葛吉瑞的铁匠。所以，人家都管她叫乔·葛吉瑞大嫂。我说我姓匹瑞普，是从父母的墓碑上看来的，而且姐姐也是这么说的。因此，我对父母的模样，全是根据他们的墓碑胡乱猜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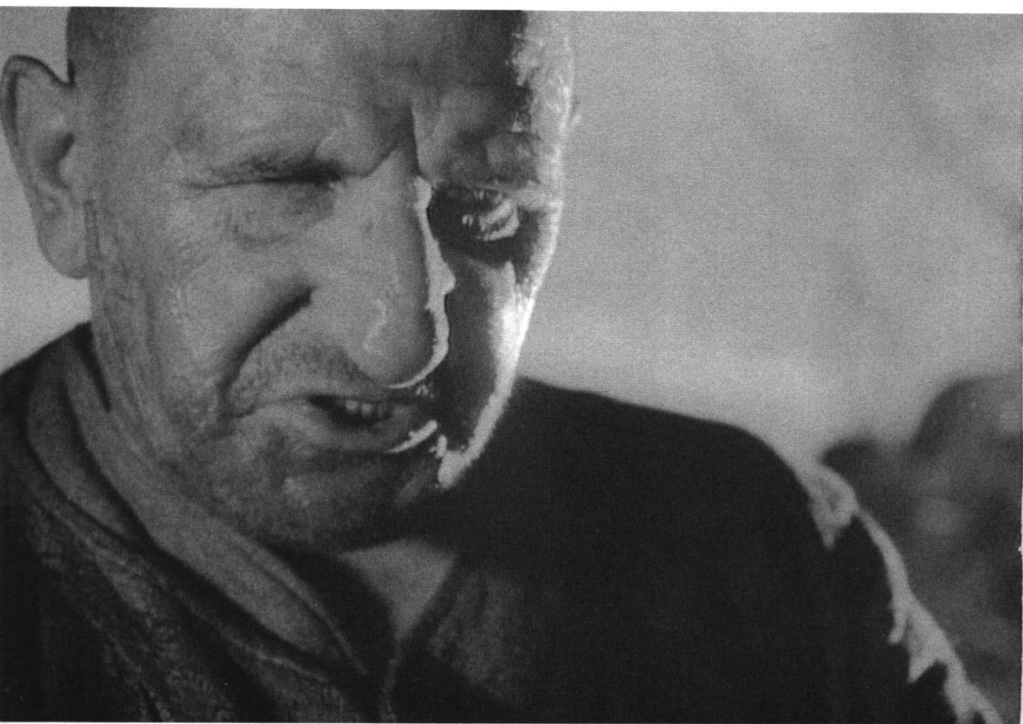
SBR29/28



我家的附近是一片沼泽地，那里有一条河，顺河蜿蜒而下是一片大海，在我弄明白了我的父母以及我父母的其他四个婴儿都埋在那蔓草丛生而又凄凉的教堂公墓里以后，我就常常一个人去那里了。每次看到墓碑和墓碑上的字，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认为父亲一定是一个皮肤黝黑的矮胖子，长着一头乌黑鬈发，而母亲脸上一定长着雀斑，是个多病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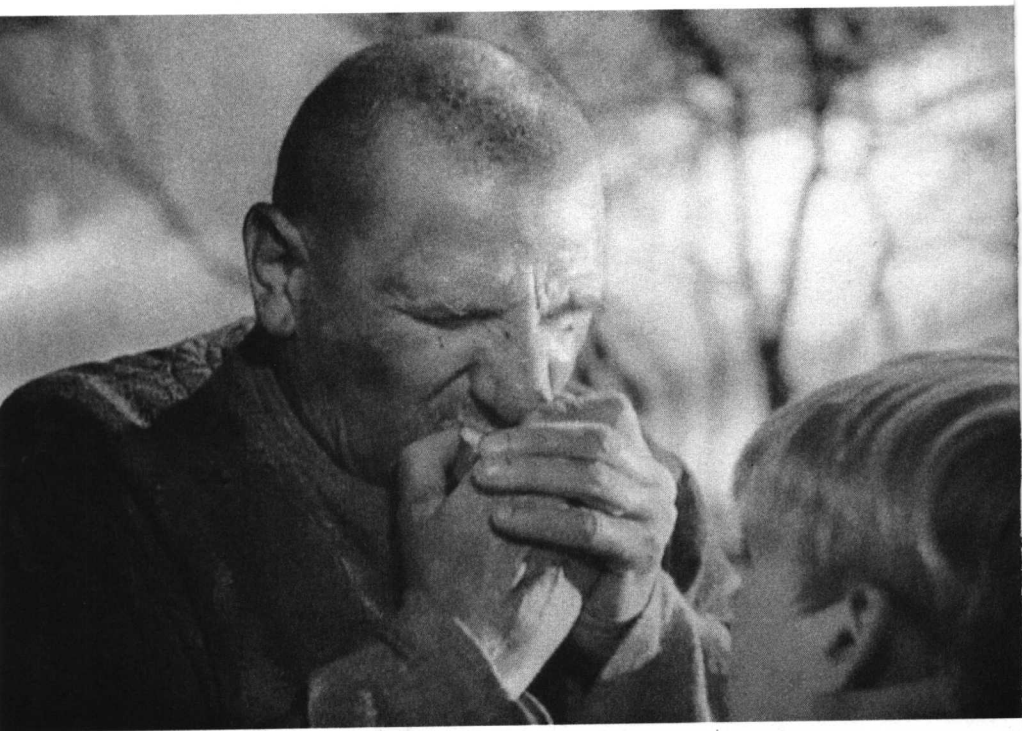
又是一个傍晚，天色已有些昏暗，我摘了些野花，想去母亲的墓前看看。那天的风很大，远处的海风裹着树枝发出刺耳的尖叫。我不知为什么有些害怕。匆匆地将那束野花放在母亲的墓碑前，就想尽快地离开。正想起身往回走时，一根树枝被风折断了，喀嚓一声，吓得我抱住自己的双肩，心也缩成了一团，慌忙四处张望，这时天已渐黑，墓地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头发似乎都竖了起来，我撒腿往家跑去。



就在我跑到那块离教堂很近的墓地时，突然从墓碑后面蹿出一个人，他一把抓住了我，我被吓得大叫一声，随即我的嘴就被一只大手给严严地捂住了。我惊恐地看着那人，只见那人满脸都是烂泥，好像刚在水里泡过似的。那人机警地四处张望了一下，说：“不许嚷，你这小鬼，不许做声，要不我就掐断你的脖子。”那人见我不做声了就松开了手。他穿了一身灰色粗布衣服，脚上还拴着一副大铁镣。



那人问：“你叫什么名字？快说。”我说：“匹普，匹……普。”那人好像没听清，瞪了我一眼说：“再说一遍，说清楚一些！”我又说：“匹普、匹普。”那人又问：“你住哪儿？快指给我看。”我指了一下河边平地上自己住的那座村庄。那人朝我望了一眼，便把我头朝地脚朝天翻了个过儿，并把我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其实口袋里除了一个苹果什么都没有。然后，他把我抱到一块高高的墓碑上，我坐在那里直打哆嗦，那人却拿起那个苹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那人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苹果一边问我：“你妈在哪儿？”我说：“在那儿。”我指了一下墓碑：“乔治安娜是我的妈妈。”那人看了一眼墓碑：“那跟你妈在一起的是你的爸爸了？”我说：“对，是他，他是个本地人。”那人又问：“那么谁来养活你？当然，至于以后你能活不能活我还没有打定主意呢。”我回答道：“跟我姐姐住，她是那个铁匠乔·葛吉瑞的老婆。”那人激动起来：“铁匠？那你知道什么叫锉刀吗？”“知道。”“那你知道什么叫吃的吗？”“知道。”



那人诡秘地说：“你明天一早把锉刀和吃的给我拿来，跟谁也不许说看见了我，要不然我把你的心肝挖出来煮着吃了。”他说这话时，一直用手按着我的肩，弄得我很不舒服，我就对他说：“如果你让我坐得舒服些，说不定我会帮你多做点事呢。”那人还是不放心，他让我发誓。他教我说：“如果我撒谎就让天雷劈死我。”我顺从地照着说了一遍。他又说：“还有个年轻人跟着我，他专会抓小孩，哪怕那小孩关了门躲在被子里，他也会扒开他的胸膛把心给掏出来。”



我答应明天一早就把他要的东西带过来。天空似乎成了一条用血红色长线条和浓黑色长线条交织起来的带子。举目四望,影影绰绰看见河边有两个黑乎乎的东西直挺挺地竖立在那儿:一个是为船上人指点航向的灯塔,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绞刑架。这一下我又着了慌,于是拔腿向家跑去。



我姐姐要比我大二十岁，她长得并不好看，一双又粗又笨的手时不时地落在我和她丈夫身上。乔倒是个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的人，我俩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也算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了。那天我从教堂公墓跑回家时，乔正一个人坐在火炉旁。他一见我进来忙告诉我说：“匹普，你姐姐到处在找你，已经出去几十次了，最后这次还带了掸子。”乔又接着说：“她最后这次出去已经暴跳如雷了，我想她快回来了，你赶紧去门后躲一躲。”



我照着乔的说法去做。姐姐猛地推门进来，发现我站在门后，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一气。然后狠狠地将我推在乔的怀里愤怒地问：“你这小鬼，跑到哪里去了？”我赶紧回答说：“去上坟了。”她说：“上坟去了，要是没有我你也早就上坟那儿去了，挺在那儿了。嫁了个铁匠就够命苦的了，还要替你操心，像我这样的身子早晚有一天让你把我也送进坟墓。”



这时外面传来了两声炮响。“是哪里在放炮？”我顺口问了句。乔说：“是水牢那边。昨晚有个囚犯逃跑了，就放了炮通知大家，现在又放炮可能是又逃了一个。”“水牢，什么是水牢？”我不知道水牢是干什么用的，于是又问。姐姐不耐烦地说：“瞧这孩子多麻烦，说了一句就问个没完，水牢就是洼地上关囚犯的船。”



那天夜里我几乎一夜都没有合过眼。心里一直想着那个脚上带着铁镣的人对我说过的话。“哪怕小孩躺在床上，哪怕把头蒙在被子里，那年轻人也会偷偷爬起来，掀开被子，一把把小孩撕碎。”我下意识地将头缩进被子里，但还是怕那个可怕的年轻人出现。一合眼就影影绰绰地觉得自己置身在波涛汹涌的河上，向着水牢那边漂去……



天还没有大亮我就悄悄地摸进了厨房。在架子上我找到了一个精制的馅饼和一瓶酒。只指望这个饼不是准备马上就吃的，失窃后不会马上就被姐姐发觉。厨房里有一扇门是通向打铁间的，我开了锁走进打铁间，在乔放工具的地方拿了把锉，随手把门带上以后，就直奔大雾弥漫的沼泽地而去。



走到沼泽地上，雾更浓了，一个做贼心虚的人，遇到这般情景，着实不好受。眼前的景物纷纷地冲我扑来，它们毫不客气地向我大声喊着：“匹普，你是个小偷，你偷了别人的肉饼，还有酒！”一头戴着白领圈的公牛（在我这个不安的良心看来，它俨然是个牧师）眼睛死死地盯住我，好像在说：“小孩，你是个贼！”我禁不住在心里向它告饶：“我也是没办法呀，大爷！这肉饼不是拿来我自己吃的。”



我拼命向河边跑去；可是不论我跑得多快，一双脚也暖和不起来，那股阴湿的寒气似乎已死死地钉在我的脚上，就像我现在要去找的那个人脚上的铁镣。我跨过一条小沟，知道离炮台不远了。又爬上一个土墩，果然看见了那人，他背朝着我坐在那里，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脑袋向前一冲一冲地，睡得正熟。